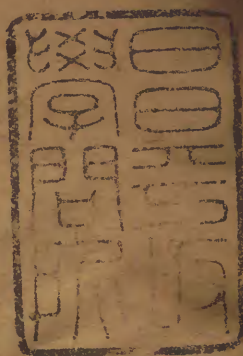


儒宗理要

二程子一二



漢書門			
九	四	七	二
冊	架	函	號
一	の	し	一

内閣文庫			
九	四	七	二
函	冊	架	架
一	の	し	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72	
冊數	10 ( 4 )		
函號	299	12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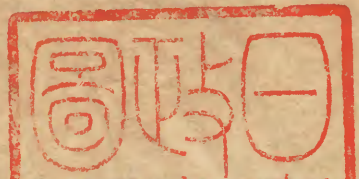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二程子序

淺草文庫

宋儒之學周張而後至於二程當世之言學者始多  
家矣蓋絕學久湮始則著著則盛盛則岐勢使然也  
二程之時小者不足論論其大者王荆公以經學著  
蘇氏父子以文章經術著抑偏者不足論論其正者  
司馬溫公以通達治體著邵康節以明晰天人著當  
是時二程與諸賢特相伯仲耳烏能辨其孰為正傳  
以迥出乎羣儒而上接夫孔孟耶夫盈天地間皆道



二程子序



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抑人所以神明乎道者亦非  
一格有大賢焉有小賢焉大賢識其大小賢識其小  
而惟嗣續道統者則獨識夫道之原夫所謂道之原  
者何也性與天道是也以聖門七十子之多其間聞  
性與天道者不過數人然則性與天道可易言耶彼  
王氏蘇氏無論矣以溫公之粹而潛虛之著等於太  
玄邵子之高而皇極一書尚依數學雖功業蓋天地  
智慮通鬼神以言乎學術原本終有毫釐千里之分  
未可混夫洙泗之淵源也惟二程子早歲已稟父命  
師周子及其學問既至又足以上窺周子之微彼明  
道之定性書伊川所好何學論皆聞性與天道之微  
者所謂定性卽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也顏  
子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卽周子太極圖說之言也  
惟其聞之確知之真故雖有善惡皆天理之言不可  
謂不知天有惡亦不可不謂性之論不可謂不知性  
卓然出乎漢唐諸子之上王蘇司馬康節諸人同時



比肩不得不以正傳推二先生者夫固有說非敢阿私所好也顧二先生之書頗不同於周張蓋其所謂文集經解出自先生手筆所謂遺書外書則皆門人所述載記所傳夫門人所述載記所傳固不能盡同於當日卽二先生手筆如五經四子諸解亦未能盡聖人之蘊固不得以其源本之同并其支流而合之也能鱗竊不自揣節其繁蕪定爲六卷先之以文集經解次之以遺書外書文集經解不爲類者不可類也遺書外書獨爲類者便觀覽也後之讀二子者因簡以窺其深因嚴以領其要庶幾不失刪輯者之苦心如以是爲定本焉則吾豈敢

後學張能鱗敬書





本傳

宋史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旣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珦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卽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



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侄時官小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顥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療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



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因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



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  
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  
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遣廂卒見付  
渙以鎮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  
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  
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閱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脩三經  
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  
顥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  
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絳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  
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帳悅之主  
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據  
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  
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  
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  
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  
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  
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  
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  
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  
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



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  
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  
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  
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  
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辟  
之而後可以入道顛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  
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  
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  
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  
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  
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  
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  
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  
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  
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  
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  
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  
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願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



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盟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旣除喪有司請開樂置

宴願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願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人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翼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願願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願臨詆願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撫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卽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贖以銀百兩願不受徽宗卽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



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河南程氏原集書目姓氏

遺書

第一

端伯傳師說

李顥字端伯洛人伊川曰語錄只李顥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

第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于橫

渠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

第二下

東見錄後

亦與叔所記

第三

謝良佐記憶平日語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二先生之門此書蓋追

記云

第四

游定夫所錄

定夫名酢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此四篇名并姓氏闕

遺書里要二程子

遺書姓氏



第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姓氏闕以上五篇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次于此

第十 洛陽議論蘇季明錄 季明名昉張氏門人熙寧十年橫渠過洛與二先生議論

最在諸錄之前以雜有橫渠議故次于此 ○ 以上十篇皆

第十一 師訓劉質夫錄 質夫名絢緱人

第十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元豐五年

第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 元豐六年

第十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 以上四篇皆明道語皆劉錄

第十五 入關語錄 關中學者所記

第十六 巳巳冬所聞 姓氏闕

第十七 篇名姓氏闕

第十八 劉元承手編 元承名安節永嘉人

第十九 楊遵道錄 遵道名迪延平人

第二十 周伯忱錄 伯忱名孚先毘陵人

第二十一 師說張繹錄 繹字思叔壽安人

第二十二 附師說後

第二十三 伊川禱錄唐棣彥思 毘陵人

第二十四 附禱錄後

第二十五 鮑若雨錄 若雨字汝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六 鄒德久本 毘陵鄒柄道鄉公之子

第二十七 暢潛道錄 潛道名大隱 ○ 以上皆伊川語



外書

第一 朱公揆錄拾遺 公揆名光庭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為給練

第二 朱公揆問學拾遺

第三 陳氏本拾遺 陳淵字幾叟楊文靖公門人

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參即端伯之弟學于伊川先生者

第五 馮氏本拾遺 馮理字聖先汝州人學于伊川先生自號東臯子

第六 羅氏本拾遺 羅從彥字仲素延平人楊文靖公門人

第七 胡氏本拾遺 胡文定公家本

第八 游氏本拾遺 即游定夫

第九 春秋錄拾遺 吳人王蘋信伯學于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

第十 大全集拾遺 建陽印本

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 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

第十二 傳聞禱記 自王氏塵史下共二十種



儒宗理要二程子目錄

卷之一

文集

明道先生

論王霸劄子

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論新法疏

論遣張載按獄狀

儒宗理要二程子目錄



與橫渠張子定性書

晉城縣令書名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伊川先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又上太皇太后書

代彭中丞上論濮王稱親疏

代呂晦叔應詔疏

為家君上宰相書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朱長文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答張闕中書

與方元宋手帖

謝執政書



易序

易傳序

書解

詩解

禮序

禘說

春秋傳序

禘飲詩序

卷之二

經解

明道先生

易

十四則

書

五則

詩

六則

春秋

三則

三禮

六則

四書

三十三則

伊川先生

易

二十七則

書

五則



論外理要 目録

詩 八則

春秋 八則

三禮 四十六則

四書 三十六則

卷之三

遺書 外書

心性類 附神 明道三十六則 伊川二十八則

道德類 附仁 明道七十則 伊川四十八則

卷之四

遺書 外書

志學類 明道二十九則 伊川二十四則

敬義類 明道二十二則 伊川九則

知行類 明道七則 伊川十則

處事類 附責 明道二十五則 伊川二十則

教法類 明道十六則 伊川十二則

治道類 附齊 明道二十七則 伊川三十二則

卷之五

遺書 外書

天地類 附鬼 明道二十則 伊川十五則

聖賢類 明道五十七則 伊川四十九則

論外理要 二程子 目録



六經類 附讀 明道四十一則  
書法 伊川四十五則

卷之六

遺書 外書

史評文字類 明道十八則  
伊川四十三則

諸子百家類 明道十一則  
伊川二十九則

異端邪說類 明道十九則  
伊川十四則

附 朱子遺書外書目序

儒宗理要二程子目錄 終

二程子卷一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文集

明道先生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地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其道不同，在擇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



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繇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而而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政書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爲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謀而入小人之謀其聰必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校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一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謹莫



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聖人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亂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需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才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

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克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才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州縣津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



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皆通其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嘗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部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典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之。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行。然後辨論其差等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克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



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一官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縣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才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大學五年及三十已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大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資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爲帝王之道莫尚于此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

論十事劄子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



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于爲治之大源牧民之要道則前  
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  
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  
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  
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  
今人之情皆已異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復于今趨便目前不務  
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亦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  
如宮室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苟便于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  
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  
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  
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  
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  
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  
于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 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  
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  
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  
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已上 天生烝民立  
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  
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  
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



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

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

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經界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于

比閭族黨州鄉鄩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

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

也已上鄉黨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

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修秀

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也

已上貢士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墮

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

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

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兵役古者民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

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眾地力不盡人

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

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

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將何道以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

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因宜漸從古制均

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

已上民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

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促辛



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久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四民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豐阜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分數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措置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



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施之無不稱也。若是則引彙竝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 論新法疏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



萬邦和協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語言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萬方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論遣張載按獄狀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干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鈞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止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



儒宗理要 卷一  
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

與橫渠張子定性書

為鄆縣簿時橫渠以書通問而先生作此答之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以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



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書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得傳。蓋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卽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



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

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簿後又以爲隸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旣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



傳宗理要 卷一  
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諫通而不汚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名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



備身理要 卷一  
以豐天不慙遺哲人之凶鳴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  
所終

伊川先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  
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聖人之道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  
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  
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  
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慳矣是故覺者約其情  
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

情而至於邪僻特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  
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  
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  
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  
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  
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  
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  
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  
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  
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  
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  
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  
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  
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  
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  
其有精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  
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之者也

孟子則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巧

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

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伊川始冠

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  
得先生論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原明首師事焉學  
以至乎聖人之道是一篇主意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  
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  
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



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此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之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 第二劄子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



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  
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  
器玩皆須樸質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  
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  
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  
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  
進止

### 第三劄子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  
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  
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

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  
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  
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  
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  
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

進止

此伊川上哲宗及宣仁太后疏也初哲宗嗣位大臣司馬  
光等上其行誼於朝而諫官朱光庭亦上言願道德醇備

乃聖代之真儒俾專講席以輔養聖德先生以布衣被召自  
有故事欲先進見而後受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除崇政說  
書奏論經筵三劄云其一即古師傳疑丞輔養君德之意其  
二即古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之意其三請令講官坐講如藝  
祖召布衣王昭素坐便殿講易經故事而其大旨則曰天下  
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又曰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



生靈長久之計在輔養君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在跬步不離正人而已

上太皇太后書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乃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不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



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  
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  
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  
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  
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  
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  
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  
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  
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  
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先  
王之訓爲必可行勿徂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  
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  
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  
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  
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  
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  
化與性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  
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  
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  
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



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耳臣供職以來六侍經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識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知曉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人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尤此又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夫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此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是以聖賢雖明盛之時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



傳定理要 卷一  
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是，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希伯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侍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訓，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侍立，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出言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



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宜。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體。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適意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脩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閒耳。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識見高遠，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脩國子監條制，俾



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故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覩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

兩皇懼待罪之至

又上太皇太后書

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於聖體非宜今聞脩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疑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家國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



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以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汚下。議論卑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凌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嘗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



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正殿也若避正殿則不應置崇  
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  
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  
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  
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  
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  
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心中惟欲輔養主上重道  
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  
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  
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  
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耳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口  
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  
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  
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  
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  
意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意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  
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  
極矣尊嚴極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  
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  
戒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



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禮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見聞習熟，亦恐不能無損耳。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本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之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思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章奏交上，中外議論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切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



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漢王陛下所生之  
父於屬爲伯陛下漢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人生  
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  
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  
若更稱漢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  
而後見。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  
情厚本宗。以漢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  
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類。如此而已。豈陛下之私心哉。  
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  
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漢王。又致  
陛下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  
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  
恩。明尊崇之正理。使漢王與諸父夷等。而無殊別。此陛下之心  
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之大。雖當專意於  
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  
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  
禮。本緣人情。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  
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  
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  
無別。斯亂大倫。今漢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



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  
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  
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  
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非一不止謂父臣以爲取父義則與稱  
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  
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  
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向背之  
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  
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  
惟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  
事體則必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  
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  
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  
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夙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  
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  
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  
廟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  
後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係於濮國下自  
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  
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



過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之日海宇億兆涵被仁  
恩始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  
下仁廟之子也今復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  
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  
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  
廟不言自絕羣情洵懼異論喧天王者之孝在乎四海之歡心  
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  
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  
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聖人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設如仁廟在位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齟齬  
其視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  
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  
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當垂佑陛下享福無窮率土  
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立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  
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如此  
不無回惶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支吾言者微與得已  
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辨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  
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  
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卽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  
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代呂晦叔應詔疏

伏觀今日十三日詔敕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閒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所警懼脩省之意草萊之人當悉效其忠懇况臣世荷國恩久叅近侍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爲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令之所致與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而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視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而布新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旣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曷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於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耳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已之存心考已之任人察已之爲政思已之自處然後質人之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



信宗理要 卷一  
省已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愼。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持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綱條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如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動心勞力。適足以致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心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已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已。求其見正。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遜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其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以害明。謂彼所言者。我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其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攷已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朝者有矣。及乎既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平。意之私乎。自議論無違之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



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已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卽位之初，民心爲懽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耳。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已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致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知陛下今日自處，以天下爲何如？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當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繇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



傳宗理要 卷一  
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豈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脩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而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伏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爲家君上宰相書

响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也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爲聖王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响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响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



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佐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奸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瀝懇辭避乃特爲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被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旣葬爲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瘴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爲善者未必見褒而爲惡者得以自隱也况國家推思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爲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媿耻若已揜之今閣下



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爲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漏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旣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旒儼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至也。願州縣之吏。奉承之如何。爾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



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如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响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憇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于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異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免聽覽响至郡之初延



見察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  
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  
珣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  
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  
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  
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  
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珣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  
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  
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  
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故意謂已无與於天下  
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  
此固未得安然而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  
者存心如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  
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  
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論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  
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  
祝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  
觀觀爻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  
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朱長文書



相去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自難前期也前奉書以足下  
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  
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  
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  
焉爲此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  
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  
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  
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  
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耳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  
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未粗陶冶之  
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  
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  
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  
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莫  
盛於唐唐善論文莫如韓愈愈所稱獨高李杜二子詩存者千  
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  
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  
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  
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非區區懼無聞於後欲使後人  
見其不忘乎善而已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無善可稱



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勵中人君子所存非務淺汲又  
 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  
 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辯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  
 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  
 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  
 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億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  
 釋故言無次序多注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  
 以代面話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惜去矣更子細看  
 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  
 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聖所 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未發 老幼及人理一也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  
愛無差等本二也 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  
 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  
 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張閔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  
 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



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與方元宋手帖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觀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謝執政書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殼率之法。不從。羿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願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易序

易之為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



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之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一有餘字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一作沂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一作存乎人焉。伊川嘗言王弼以老莊解易。失聖人之旨。此九年而為大觀元年始授門人。尹焞張繹蓋七十四五時矣。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



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爲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爲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舊書之過可見也。芟夷繁亂。剪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會刪改。但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爲虞書。蓋虞史所脩。舜典已下。皆當爲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臯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爲虞書。則堯典當爲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脩。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爲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



伏羲始畫卦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晁氏記伊川書說一卷凡四十餘篇今所傳止堯典舜典攷正武城數十條餘不可睹矣典謨共五篇皆稱虞書者舜紹堯而授禹故虞史亦尚述堯而下紀禹也或問墳典丘索左史倚相能讀之矣而書不盡傳豈聖人刪之之過乎曰蝌蚪文字歷世綿遠所謂能讀者亦猶衡嶽禹碑周宣石鼓讀者各以意象揣摩恍惚疑侶言人人殊也况上古蝌蚪文字平然則倚相之能讀亦類是矣故墳典丘索卽不經聖人刪削亦難保其必傳也學易無過一作易書之過一作聖人謙已之過俱出程說當從朱子所定書序稱孔子所作豈其然乎伯禽魯之先君論語止稱魯公而書序斥言魯侯伯禽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書序稱秦穆公殊非諱魯擯秦之義疑史氏所作而託言出於孔子者也

### 詩解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



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  
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  
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  
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  
如一作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  
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道衰禮義廢今正風者無幾  
矣其刺上至指詆其惡豈復有譎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  
聖人取其歸止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  
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爲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  
曰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  
也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也比者以  
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興者興  
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雅者陳  
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者稱  
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是也學詩而  
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之別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  
頌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有大小雅亦分  
焉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四始也詩不  
出此四者故曰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史明之矣



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皆誤作公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之所田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是則關雎之義也按伊川詩解首篇其措詞略做大序而意

旨則非大序所及序謂史氏明得失達事變而吟詠情性以風刺其上言作詩者史也伊川謂史氏明得失美刺之故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是言序詩者史也朱子則曰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禮周禮亦言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太史採詩以陳於王然後付之大史太史記其出於何地作於何人主於何事如左傳鄭文之惡高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姜美而無子則曰衛人為之賦碩人曰鄭史衛史而曰鄭人衛人則是作詩者鄭衛之人而載事者鄭衛之史也故大序言史氏作詩以刺時政於義有害而朱子駁之為當伊川言史氏載事以明詩本於理有據而朱子尊之恐未然矣詩有大小序以大序為子夏作以小序為衛宏作者要之皆卜度之說也古序原無姓名而亦何嘗分大小於其間哉今之大序即古關雎之序而截去始末言關雎者以為小序也仍有序辨載之別簡

禮序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要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



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迨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思究禮之本，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者也。

禘說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



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巳力爲之。竝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又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 春秋傳序

天生之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旣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



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諸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以後有數年止釋一二事者，蓋伊川作傳至桓公九年冬止，餘即舊有解說者，纂集之以附於後也。序云孔子作春秋立，乃斥其爲一切謬妄之論，大意謂孔子所脩者，史所用者，時王之制，非兼取乎四代而自任乎禮樂征伐之權也。噫亦妄矣。春秋誠無所爲時，輟冕韶者而惇庸命討之實，卽夏殷周所不能改者也。以此垂憲萬世，○以上文集篇末有註者，何害於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哉。俱係大儒文要原刻。

襖飲詩序

上巳襖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耳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廩始居洛，則引流回環，爲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撰襖事。公廩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旣樂嘉賓形於歌詠，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遂樂



之心禮義爲疎曠之比道藝當筆劄之工誠不愧矣安知後日  
之視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二程子卷一終

二程子卷二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經解

明道先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亨毒  
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者貞也以下易解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  
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已之  
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

需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明道經解



何處下手。唯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

利字不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他卦皆有悔吝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惡而去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天下之說。不可極。唯朋友講習。雖過說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用也以下書解

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固而從人者輕也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

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此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至剛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以下詩解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



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螽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綌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綌綌所以來風也

赤鳥凡凡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天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騶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騶牝三千

塞淵有義理又

如駟之詩坰牧是賦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



此誠之不詐也。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以下春秋解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於乾時是也。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以下禮解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父子異宮者，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



位非異居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

以下四書解

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以已及物忠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顏子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先難克已也。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



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彼之事是。則我當師之。彼之事非。則我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毋我相近。毋固與毋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必誠之在己。然後為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禮。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飲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  
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  
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  
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  
私之間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睥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  
其氣象便見得

君子爲善只有上達小人爲不善只有下達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卽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  
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也蓋非禮  
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子張既喪而見予之琴扣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  
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爲仁矣  
大學乃孔氏之遺書學者須從此學則不差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  
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況於  
事物乎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  
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



弄精神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歆然而餒。知其小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着天理。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非自得也。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唯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伊川先生

易八卦之位。元不會有人說。先儒以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閒。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為乎。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為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時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以下易解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為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理。說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傳分理要 卷二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何如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枉費力

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一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乾已至剛健又安



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爲首六爻皆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

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

夫子之於母當以柔順輔導之若仲已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柔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爲成王而已固不能使之爲義黃堯舜



之事也。

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程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

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犒則元吉也。

居大過之時。與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



九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

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无咎也

雖聖人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

中孚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如已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旣難得人而爭奪。與故以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以下書解

序仲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任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脩。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爲堯。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義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周南召南如乾坤以下詩解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國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卽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山是物所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



人賢者却吝嗟不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者以施。惠澤也。麥人所賴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李徒能悅人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實效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兔爰兔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且兔。今却雉罹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狡童褰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為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為禽。又况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為聖明。何可比君為禽。又况目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為。

采芩芩。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



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亦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以下春秋解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問夏逆文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况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  
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  
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  
胥命之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  
也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  
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  
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  
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  
失作經意處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選  
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以下禮解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  
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  
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  
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周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  
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讎而義者可以  
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



殺之罪可也。問避讎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避之也。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爾。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爾。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大凡禮必須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為尊。范公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問：古者何以不脩墓。曰：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為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為墓，何以速崩如此。耶。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脩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然脩之亦何害。聖人言不脩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

琴。亦見橫渠集中。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



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祭去如夏后氏郊鯨一片皆未可據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而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祀不可廢則消使冢宰攝耳昔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此有闕字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儒行之篇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言語有如是者否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圓丘而配以祖陶匏稿秣掃地而祭宗祀言



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皆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為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此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已所以得宗之名非已宗於人也

禮云宗子如一作不為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為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



其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為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太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之。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立宗必有尊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着。却是偽也。必須用時之服。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口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昏禮執雁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問士未仕而婚。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常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土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亦偽。



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任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以為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

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

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今止有父有母下有子有

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伯母之服與叔伯父同兄弟之

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

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今之有服亦

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

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恻然無事者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

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之喪尚不相舂不巷歌匍匐救之况

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



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報服若  
 姑之子為舅之子服者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為母  
 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  
 服却為他既與姑之子為服姑之子須當報之故姑之子舅  
 之子其服同

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  
 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  
 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  
 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

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  
 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為  
 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為昭穆士大夫則不  
 可

又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  
 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  
 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  
 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  
 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  
 立廟當如何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如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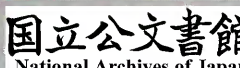


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姑婦生無並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之

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為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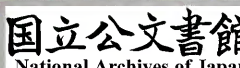
或問今拜掃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禮古人直是誠質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舊嘗脩六禮冠婚喪祭鄉飲士相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使漸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

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故害義理者須當去每月朔必薦新仲春薦舍桃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見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為首時也時祭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

春者生物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祭始祖無玉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玉先祖者





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二位一云二位異所者舅

婦不同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止於三而止者緣人情也旁親有後者

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凡配止以正妻一

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

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忌日必遷主

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家必有

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

配為位舅婦既祧埋於所葬處如奉祀廟必有主人之高祖而上即當祧埋其大略如

此且如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

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

薦享後方可薦數則實必因告朔而薦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

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

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

無異矣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

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

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為伯叔大

無義理呼為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



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否。曰。分已定。不受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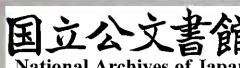
是。謝天申字用休。溫州人。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為體。恕為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以下四書解。

正其理萬事一一以貫之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寬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或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爲多也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也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真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云云不見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閭閻行行侃侃亦是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子張之意以人知爲達故孔子抑之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而學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



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爲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爲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爲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



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皆有是理  
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  
只如此着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  
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  
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蘇季中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  
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未發前求之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  
言當求於喜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未發之前  
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當如何用功曰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  
發自中節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  
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  
失類若此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溫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出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

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信宗理要 卷二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  
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依戔戔，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  
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霸者是小補而  
已。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

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清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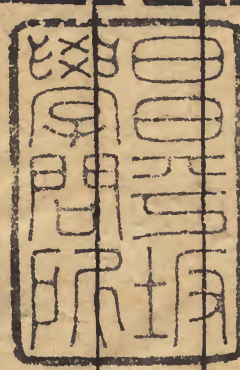
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有清濁，故其材

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爲木。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信宗理身  
卷二



二程子卷二終

